



木札岭 你有几个传奇

□李曲直

晨曦微露的深秋，站在九撞沟的山门外眺望，薄凉的阳光下，群峰竞秀的木札岭雾霭氤氲，扑朔迷离。

踏入九撞沟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造型精致的石桥。桥不长，却叫通天桥，陡然增添了前方去处的神秘感，山里藏着怎样的故事呢？

我们溯溪而上，夹岸草树茂，层林尽染。秋色浓郁得摇摇欲坠，仿佛我们晚去一天，那枝头的秋就要沉入水底了。

过了仙人坝，小溪像个顽皮少年，爬上一堵百米高的山崖，形成一处瀑布，水珠飞溅，哗哗啦啦，喧闹得老远都能听见，这是天河瀑。拾级向前，一条栈道悬空盘旋于峭壁之上，至少转折了两个“之”字才伸进一片林地。走过栈道，我的手心里捏了一把汗，回头再望，不由感叹，这栈道本身不就是一道令人惊心动魄的风景吗？

行至多福桥，地势趋缓。站在桥上，只见前方一斜坡处，溪流紧贴着起伏的数级石阶，一波三折而下，连环成瀑，无声无息，趋近方知此处叫三叠瀑。

小憩之后，我们一口气走到白龙瀑布，这是九撞沟的尽头。抬望眼，溪流像一条白龙从云锁雾罩的绝壁腾起，奋不顾身飞奔而下，不由想起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佳句来。

出沟，走在千米生态橡胶路上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沿途乔木参天，藤萝攀附，连小草也在那一线阳光下彰显着生命的灿烂。几只松鼠在树上跳跃嬉戏，旁若无人。一群不知名的小鸟啄食着一簇簇不知名的红果。有游客想摘红果，任其怎样摇晃树干，果子就是赖在枝上，让人急得凉意顿消。

这片100多平方公里的森林可谓动植物的王国，1800余种植物和180余种动物，在这里竞争着、合作着，共同构成这片生态奇观，也为旅行者打造了一处视觉盛宴和安歇灵魂的驿站。

穿过森林，是青龙峰观景台。极目远眺，白云生处，群山如海，万壑如浪。一问方知，极目之处就是有名的尧山。大家对着远山长啸，那吼声在空旷的山谷中显得微不足道，这使我顿悟山的崇高和人的渺小，敬畏之情油然而生。

归途中，车行至鲁班饮牛槽处停下换乘。这里视野开阔，我不经意间回望：一条时隐时现飘带似的白线缠绕在险象环生的群峰间，百折千回地蜿蜒到视线之外。原来自己就是从这样的路走到海拔2000多米的山顶的呀！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怪不得王安石在游褒禅山后感慨“世之奇伟、瑰怪、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”呢！赏景如此，人生所达的境界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只不过常人不像哲人那样善于总结罢了。

大自然造就了一个个山水传奇，人类追求与自然和谐的探险之旅、发现之旅、经营之旅，不也谱写了一个个传奇吗？木札岭啊，你有几个传奇？

家燕 归来

□如水



说不清从哪一天起，办公楼门庭下忽然长出个燕窝来，雪白的墙壁拐角处，扣着半个赭黄色的“大碗”，没过几天，那碗口处便常常探出三四个褐色的小脑袋，咧开的极其夸张的鹅黄色的大嘴巴尤其显眼。哦，雏燕已经孵出来了。

门庭下变得异样热闹。雏燕的唧喳、老燕的呢喃以及翩然穿梭于门庭之下的轻盈剪影，着实让在此办公的人好一阵惊喜，进出楼门时总要驻足观望一番。

要说，这样的景象应该不算稀奇。小时候，家在农村，村里许多人家的屋檐下甚至堂屋内都有“秋去春来双燕子”的窝，春暖花开，“年年此时燕归来”。住进城里，人们都被封闭在“水泥桶”或“玻璃罩”里，加之近几年城区不断扩张，近郊农舍一夜之间换了模样。一幢幢光洁耀眼、封闭严密的大楼拔地而起，使得那些恋着故土的燕子“归来愁不语，旧巢无觅处”。找不到家的燕子淡出了城里人的视线，以至于在办公楼的门庭下蓦然看到久违的家燕归来，便倍感惊讶和亲切了。

惊诧中，我似乎觉察到了人们心灵深处的一丝自责与追问。

家燕是燕子的一种，体型较小，头部呈栗色，背部黝黑发亮，腹部为白色或淡粉色，喜欢接近人类，多在人家门庭上方墙角处或室内房梁下筑巢。家燕鸣声轻细，亲切而不聒噪，食物则以蚊蝇等昆虫为主，可以帮助人类减少蚊蝇骚扰之苦。那些筑巢在房梁下的家

燕甚至随主人“日出而作，日暮而归”，被主人视为家庭一分子，大概“家燕”之名由此而得吧。

家燕是典型的候鸟，在第一波寒潮袭击北方之前，它就飞离北方的故居，到南方越冬。但它们不忘故土，无论迁徙多远，纵使隔着千山万水，也要在次年北方开春之时，哪怕折腾得筋疲力尽、死去活来，也要返回曾经的故地。

家燕往往选择环境优美且能得到呵护的和善之家筑巢，所以，人们都乐于甚至期盼家燕在自家房中筑巢，生儿育女。谁家屋檐下垒了燕窝，便视为吉祥物，一定会好生看护。记得小时候在乡下，麻雀窝可以随便掏，但家燕窝是绝对不能去碰的。偶有小燕子试飞落地，大人一定会把小燕子轻柔地托放回窝里。如遇不懂事的小孩掏了小燕玩，一定会遭到大人的斥责，并被告知，玩小燕是要害眼病的，小孩便乖乖地将小燕送回窝里。

喜欢与人同室共居的家燕自古受宠，善良的乡下人把它们当成自家人来对待。文化人则寄情于家燕，吟咏出千古佳句。花红柳绿时分，元代杂剧家乔吉望着踟躇于花影柳荫之间的家燕，高兴地唱出“莺莺燕燕春春，花花柳柳真真，事事风风韵韵”。燕子雌雄颀颀，出双入对，让人睹燕生情、渴望比翼，《古诗十九首》中就有“思为双飞燕，衔泥巢君屋”的句子。后来，那个孤傲的宋代词人晏几道也道出了“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

飞”的惆怅与嫉妒。被称为大晏的晏殊更是诉说了“罗幔轻寒，燕子双飞去”的孤苦凄冷，大有人不如燕之痛。人们还感念家燕秋去春回，不忘旧巢之情，借以抒发世事变迁的感慨。曾读过刘禹锡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无奈，读过张炎“当年燕子知何处，但苔深韦曲，草暗斜川”的悲怆，也曾读过文天祥“满地芦花伴我老，旧家燕子傍谁飞”的愤懑……

小小家燕，可曾知道，它承载了人们多少欢愉之喜、思念之苦、黍离之悲、国破之愤，负载可谓重矣！直到今天，这样的负载依然如故。

去年夏天，我在老山前线参观边防部队“戍边英雄连”时，在连队营房的一处廊檐下，十分意外地看到了一窝家燕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在家燕窝下有一块有机玻璃牌子，上面写着一首诗：“自古完卵无倾巢，从来怜爱少兵刀。老山飞来和平燕，带我丹心入云霄。”排长小夏告诉我，这个燕窝已经筑了好几年了，每年，燕子都会按时返回。那首诗是教导员杨猛所作，字里行间表达了边防军人向往安宁、珍爱和平的真情实感。

写下这些文字时，办公楼门庭下的第一窝小燕已经飞离，第二窝的孵化已经开始。我嘱托门卫，一定看护好它们。

不知道明年此时，这里的房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；不知道明年此时，能否在这个门庭下再次看到这双家燕与它们的两窝儿女。

夜游龙门

□梁晓辉

秋风乍起，雨丝横斜，趁着天还没黑，撑一把伞走进龙门石窟，顺着台阶，不疾不徐地依次走过宾阳三洞、摩崖三佛龛、万佛洞、莲花洞、奉先寺……

天幕渐渐合拢，走至伊河的东岸，站在观礼台上，远远地望着西山。一座山，一点点地亮了起来，先是石壁上星罗棋布的石窟里微光闪闪，而后射灯开始璀璨地旋转，随后，龙门山上郁郁葱葱的树木呈现出波浪状的光芒，伊河两岸的彩灯，于寂然中蓦地华彩绽放。

夜风、雨丝、灯光，伴着淙淙伊水，像小夜曲般柔和。夜晚的龙门不再是寂寞石壁听雨声，灯光缥缈了水光山色，石壁上的洞窟是闪闪发亮的星，而卢舍那便是众星环绕的佛，泛着绿光的丛林是无边无际的海，如佛在普度众生。水光山色相融相映，变幻无穷，景象蔚为壮观。

灯火阑珊中的奉先寺，崖壁群雕更加栩栩如生。卢舍那身披红色袈裟，气度非凡，阿难和迦叶分侍两旁，天王昂首托着宝塔，威风凛凛。大佛脚下，绽放着一朵朵伞花，那是雨中观佛的人在佛像前驻足。雨中礼佛，虔诚以对，宗教信仰有时真的使人变得深刻。

在这雨声灯影里，我想起过往，岁月的风雨剥落了石窟的外表，却无法改变它的本质。这里曾是佛教圣地，却经历了历史上三次灭佛运动，即北魏太武帝灭佛、北周武帝灭佛、唐武宗灭佛，其后又遭大规模破坏和盗凿，造成了现在龙门石窟群雕的残缺。然而，在这明明灭灭之间，佛，一直在。

佛像也是有记忆的吗？经过漫长的等待和重重的磨难，它们终于可以得

到很好的保护。这明灭的灯火之间，佛一直在，龙门山和香山依旧对峙两岸，伊河水依旧川流不息。此时，半山的峭壁上，香山寺的钟声依然响起，白居易的墓旁草木葳蕤，诗廊长伴，不知道他在此度过的十六年里，在雾笼伊水、钟声悠扬的情境里，饮下了几多酒，写下了几多轻隽隽永的诗句。

夜雨簌簌，芳草萋萋，凉风扑面，光晕四下弥漫，让人目眩神迷。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，黑夜也无法掩盖美的存在，有些东西永远毁不掉、移不走，正如褚遂良所书的“伊阙佛龛之碑”，正如卢舍那的微笑，正如密如蜂房的窟龛。千百年来，那些伤痕所在，那些风雨沧桑，让龙门石窟在时光里呈现出另一种美。

世事本无圆满，残缺本身反而弥足珍贵。